

艱危重聚血淚多 (上)

吳崇蘭

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之九

修太太的傳統德行

修廣翰有一個很美麗的婚姻。今年他七十歲，他的太太七十四，他們的婚姻已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，兩個人依然是相敬如賓。修太太因為年歲大些，又吃過很多苦，生過五個孩子，身體比較衰弱，一度曾經癱瘓，如今雖能走動，却患重聽。而修廣翰對她之關懷、愛護、體貼，其鶼鶼濃情，處處可見。

其實，他們的婚姻，完全憑着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的老式婚姻。他們的感情也全是婚後培養出來的。

修廣翰的岳父趙恩厚，是瀋陽縣三寶屯人。他念過幾年私塾，很有口才，為人方正，管教子女極嚴。修廣翰家和趙家相距五十華里，在交通不便的當時，修趙兩家根本不可能有相識的機會。只因修廣翰有一位堂姑夫姓修，他和趙恩厚在千金寨合開了一個飼料行。兩個人合作，農忙的時候，飼料行由修廣翰的堂姑夫照料，農閒的時候則由趙恩厚照看。修廣翰的父親常去飼料行看他姑夫，因此與趙恩厚相識。修廣翰在讀書時也

常去飼料行看他姑夫，趙恩厚也就常有機會看到他。趙見他伶牙俐齒，很可愛，就有意將自己女兒許配他，就將這意思告訴修的姑丈，請其作伐，他的父親覺得這門親事也不錯，於是就作主為他們訂婚。訂婚時，修廣翰僅只十三歲，修太太也不過十七歲。

民國十五年，修廣翰剛十六歲，他就在父母之命下和他妻子於舊曆十一月二十二日結了婚。結婚的那天，他們才第一次見面認識，照道理說，這種的婚姻，是沒有什麼感情可言。但他們結婚後培養出來的感情，却遠超過那些自由戀愛的婚姻。五十多年來，他們很少有爭執。這原因，一方面由於修太太是出身於舊式家庭的三從四德的女子，在家庭裏，一切以丈夫為重，凡事由丈夫作主，她一心侍奉丈夫，養育子女，服侍翁姑，任勞任怨，操持家務，兼之她比修廣翰大四歲，也就更發揮了她那無我的母性之愛。另一方面修廣翰也是一個至誠厚實，明朗爽氣，豪傑胸懷的性情中人。做事說一不二，從不三心二意，加上那些苦難的磨鍊，使他們互相扶持，彼此憐愛的心更堅貞。

第一個孩子修正本是在民國十九年四月十九

日生的。他出生那年修廣翰即去遼陽高中當教員教書，翌年即接她母子來學校住，以後除了出國去日本讀書那段時期外，修廣翰一直都是和他妻子在一起。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，老二修正言出生，老三修正容，生於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，出生五十三天修廣翰即被日本憲兵隊抓去。日本憲兵隊對抓去的囚犯是不供伙食的，修太太每天頂着風雪，為修廣翰送飯。從憲兵隊起解瀋陽的前一天，她得到起解的消息，晚上就送來老棉鞋，狗皮襪子，狗皮皮褲和皮襖，修廣翰穿上這些，到第二天起解，才知道她送這些東西來的意思。修廣翰他們起解後，學校幾位被捕的同事，除何錫光是單身外，修廣翰、齊榮祥、田文耀、李文藻、藍兆環，及校長佟儒，都有太太。他們這六位太太，大家拖兒帶女，修太太更帶了三個子女，坐長途汽車，坐了一天，才到瀋陽，合開一旅館房間，自己做飯，等待判決，判決之後，修太太就帶孩子到她娘家撫順住下，她未結婚時，就學會抽煙，修廣翰被日本憲兵抓去後，她心事重重，煩惱無邊，晚上不能入眠，煙也抽

得更厲害，往往一夜抽五包香煙。修廣翰到撫順監獄後，修的岳父就對她說道：

「你丈夫被判十幾年徒刑，天天在受罪，你一天到晚哭哭啼啼，抽煙不眠，於事無補，却獲罪於天。你不如積極的克勤克儉，磨鍊自己，分担罪過，使上天見憐，你丈夫或能提早出來。所以你今日首先就要下決心戒煙。其次，我勸你信佛，一切托付蒼天我佛，第三，你應磨勵你的身心，盡量吃苦。如此你丈夫在獄中的一天，就可抵上兩天，必能早日出來。你若希望你丈夫早日出來，就依我的話做。」

修太太聽了她父親的話，說道：「我當然希望我的丈夫能早日回來。我從今天起就戒煙，拜觀世音菩薩。」

「你必須回家去，奉侍翁姑，操持家務，苦其筋骨，勞其心志，才能分担你丈夫的苦罪，住在娘家享福，於理不合，於事無補，怎能獲上天見憐，我佛慈悲？」

修太太聽了她父親的話，立刻帶了孩子回洮南，先到理教公所正式入教在理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吃素燒香。又請修廣翰的父親辭去煮飯的司務，由她來担当燒煮二十多人的飯菜任務。她起早落黑，充勁的工作，在身疲力倦，心煩意亂時，她就想，我在分担我丈夫的苦難！只爲了這一個信念，她對一切的磨鍊，都甘之如飴。她並每隔兩月，自洮南坐火車到撫順監獄探監，給他送些食物。每次探監，她總是強忍着眼淚，與修廣翰略談家常。後來修廣翰出獄後曾經問她：「你的心理怎麼這樣硬，到監裏去見我這付慘樣，從不掉淚？」

修太太道：「我出來才哭呀！你已經受那麼多罪，我怎能再給你增添悲傷呢！」

修廣翰出獄時，其母已因腎臟炎病入膏肓，臥床不起。修太太即放下燒煮工作，專職侍湯奉藥，及清潔大小便。直到其去世，鄰里鄉黨，對她的勤勞孝順，莫不交口稱讚。

裝瘋賣傻應付共幹

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，最小的女兒正蘭出生，後來逃難至安廣，至長春，到瀋陽找修廣翰，又多了一個累贅包袱。離開東北到北平，修廣翰單身去上海找工作，她又獨自帶着修廣翰的父親及繼母，拖着四個孩子，坐船到上海，真是備嘗辛苦。到江西南昌，算安定了短短的一段時日，可是修廣翰逃去香港，她又陷入了困境。不過她是一個堅強的女人，她咬緊牙關，獨自負荷起修廣翰留給她的沉重担子。

那晚，由於王科長的解圍，陳鑄和修廣翰得以脫逃，因為事情發生在晚上，所以並沒有其他人知道。三義商店並沒有遭到抄家之累，所以第二天，修太太便把借大益公司張老板的十五萬元還了。同時，將錢櫃裏的錢和金子拿出來，分成三份，和史太太太分了。她們的生活一切照常，只是三義商店經營買賣，不再看到「邱老板」，陳鑄因爲長駐上海，史漢臣來往於南昌上海間，所以他們還不引人注意。那位駐店的邱老板，熱心，誠懇，又笑口常開的熱熱鬧鬧，少了，還真覺得少了。加上調兵遣將換上來的女將，一個個強顏歡笑，淒淒切切，更令人奇怪。商店

本身，也不買貨進貨，只是將就着將存貨出清……這一切，在事發的當時還不曾被人發覺，兩個禮拜以後，人們就開始猜疑奇怪了。

首先起疑的是警察局一位姓嚴的軍事代表。他是山西人，是資歷甚深的老共產黨。他小學沒畢業，只認識幾個字。平常亦常到三義商店來閑聊談話。他在警察局的地位，相當於副局長。警察局的其他人員，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。這位嚴代表來三義商店幾次，都不見修廣翰，問這幾位女太太，都說不知道。又覺得這些太太們都無精打采，神情憂傷，就覺得其間一定有事發生。他回去後，就派人來三義商店詢問：「修太太，你的先生呢？」

「我先生走了。」

「走了？走那裏去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他爲什麼走呢？」

「他看我老了，長得又不漂亮，他有了錢，就另外找姨太太去了。」

「我不信，這裏邊一定有原因。你得跟我到警察局去。」

「警察局去就警察局去。我被我先生遺棄了，這條命也不值什麼，我那兒都去。」

修太太被帶到警察局，那位嚴代表並不露臉。仍舊是另外的陌生人問話：

「你先生現在何處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已經調查清楚，你先生原來根本不是做買賣的。你要識相，趕快寫封信叫他回來。」

那人看修太太一口咬定「不知道。」就想許她的口供。

「他遺棄我，不要我，一個人拿着錢跑走了，我上那兒去找他？我一個字都不認識，就是知道他在那裏，也找不着呀！」

「你不要撒謊。你要知道，你不找他回來，你就不能回去。不能回去，就是押起來坐牢。」

「很好。我先生拿着錢跑了，我沒有飯吃。押起來，人民政府給我飯吃，這不是太好了嗎？」

「嘿，你別嘴強。到了監獄裏，你就會嘗到滋味，有得你受。」

「人民政府把我押起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別把我的孩子餓死了，你們得把我的孩子找來，和我一起住。你們是人民政府，我先生遺棄我，你們不幫我找他回來評理，倒叫我一個不認識字的婦人去找他，我到那兒去找呢？我希望你們把他找回來，我也好出口氣。」

大的兒子態度變了

他們一遍遍的問，換了四個人，想出各種花樣問，修太太始終口供不變。後來一個審問的人問得煩了，說道：「你這人的腦袋簡直像牛。」

修太太一聽這話，便借機裝瘋賣傻，大大要賴。她又哭又罵，說道：「好啊！你罵我。罵我是牛。我這是婦人見了官，胆大如天。你不是人民政府嗎？你不是愛惜老百姓的嗎？好，我得見見

局長，讓他評評理，我要問問，我究竟犯了什麼罪？爲什麼你們要押我？我丈夫遺棄我了，你們倒要問我要丈夫，有這個理嗎？……」

那問話的人沒奈何，只得向裏面向高級人員請示：「這女人，留她也沒用，不如叫她找個保，任她回去。」上面看看問不出什麼來，也就答應了。下午六點多鐘，就有人來告訴修太太：「你可以回去了。但是你回去得找個保。」

「我上那兒去找保？你們人民政府都不信任我，丈夫也遺棄我跑了，還有什麼人會給我做保？你叫我在這兒住，我就在這兒住，我也不回去了。」

那個講話的又到裏面去向上級請示，請示過後，出來說道：

「你回去吧！放了你，保找不到，也就算了。」

「回去？你得把我送回去。我大門不邁，二門不跨，那認識路？怎能一個人回去？我今夜還是住在這兒好了。」……

那些人被弄得沒有辦法，最後只好派一個警察送她回去。回去時，正好碰到嚴代表，他向她打招呼道：「邱老板娘，你回來了！」

修太太心想，這事全是你弄出來的，別假惺惺當好人，我們彼此心裏都有數。你能把我怎樣？難道把我殺了？所以她沒好氣的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家，我當然要回來。」

「你跟我發什麼火嘛！」嚴代表赧然地道。「我不是發火。實在是氣不過。就是你們這些壞人把我丈夫挑撥跑了，到頭來還來嘔我。」

那嚴代表被她弄得下不了台，訕訕的在那兒。陳太太和史太太怕修太太出事來，便上去打圓場道：「嚴代表，你別生她氣，她先生走了，氣得有神經病，心火大得很，你別介意。」那嚴代表才走了。

嚴代表後來對警察局的人說：「邱太太這人，據她的鄰居告訴我，她先生走了，氣出了神經病，精神不正常。下回還是不要去找她了。」

「精神不正常，」使得修太太得以苟延殘喘地平安生活。她自修廣翰走後，也常去金科長和劉撫松家，將一些稍稍值錢的細軟衣物，寄存在他們處，這樣，若是家中一旦抄家查封，孩子還可以不致凍餓。家裏只是節省着對付生活。

不久她得到修廣翰自香港寄來的信，要她設法帶孩子逃出來。她想，她怎能設法？香港在那裏她都不知道，逃，談何容易？後來她想，大兒子正本已經二十歲了，他應該知道吧！她就找正本，告訴他怎麼回事。正本說：買本地圖看看就是。買了地圖，正本就給她找到香港，然後用筆畫上從那兒搭車到廣州，奔深圳，到羅湖，然後轉到香港。修太太就告訴他說：她要帶他們兄妹四人同走。

「同走？我是不走的。你們去逃亡，老實說，一點希望也沒有。我才二十歲，不參加國家的生產建設，跟着你們去作無望的逃亡，有什麼意義？我現在既改姓邱，我們就從此劃清界限，我也不去報告你，你要我幫忙什麼，我儘量幫忙，這就算是我的情份，走，我是絕不會走的。我有很好的工作，我不能放棄我的工作永遠過逃亡生

活。依我看，最好你也別去，爸爸一個人逃亡已够苦，再拖上一大家人去逃亡，怎麼活得下去？

「將來我們會逃到台灣去。」

「笑話！大陸這麼大的地方，國民黨都守不住，台灣一個小島就能挺得住？頂多一年，台灣就會被解放，到那時，你們再向那裏走？只有跳海去。」

修太太見正本不肯跟着走，就對正言、正容、正閩三姐妹道：「那你們三個人跟我走。」

十六歲，正在讀初中的正言說道：「哥哥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在這兒很好。你們不必掛念。我會照顧我自己，你走你的好了。」

修太太一聽正言的話，心裏直冒火：「好，我養你們這麼大，我現在在困難的時候，你還說這樣的話。你既然認爲毛澤東好，你明兒就別回來吃飯。」

正言一聲不作。第二天就不聲不響的搬到學校去住，從此和家庭脫離關係。現在，就只賸下十四歲的正容和六歲的正閩兩個女兒。她把家裏的家事全告訴她兩個女兒，又把金科長，劉撫松兩位伯伯的關係告訴她們，要她們萬一失去母親，就找他們兩家去住。她每天晚上告訴她們一遍，就怕她們忘了。這麼一幌兩個月就過去了。

林宗華是血性漢子

修廣翰在這兩個月中，住在香港，也如熱鍋上的螞蟻。他唯一的目的是去台灣。所以他就和舊日的長官，朋友聯絡，請其設法爲他弄入境證

。可是每一封回信都讓修廣翰失望。他們都認爲愛莫能助。因爲這時台灣發生吳石案，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吳石爲共諜，將作戰計劃供給潛伏在台的共產黨間諜，從此入境辦法規定轉嚴。非直系親屬不能入境。修廣翰沒有辦法，只好直接寫信給中央黨部請示。他想，他是一個忠誠的黨員，從日本人到共產黨，他始終追隨國民政府，他曾經出生入死的擔任過那麼多的危險工作，於今要懇請求入台，黨部應該幫他的忙。可是，三次報告，均有若石沉大海。他在香港待着，每日坐吃，困守愁城。後來陳鑄說：我們這麼住旅館，吃小館，花費太大，不如去租個房，自己開伙。修廣翰也覺得坐吃山空，前途可慮，縮小開支，是爲上策，遂於黃大仙租了一個小房。那是一座小樓房。房東是兩姐妹。姐姐年歲大了，常駐家中，妹妹是個舞女，出外伴舞。姐妹倆住在樓上。樓下有兩間小房，一間租給一位陳姓的廣東人，另一間就租給陳鑄和修廣翰。

陳、修搬家後的次日，修廣翰到旅館去查看沒有信件？到旅館一問，他有一封信，是岳欣天由台灣寄來的。岳本是洮南縣黨部吸收的黨員，原是修廣翰在遼陽高中時的學生。後來修廣翰介紹他到物資調節委員會楊綽庵手下作事。撤退時，他由東北到天津，又由天津至台灣。修廣翰沒有寫信給他，他從別的地方得到修的消息，就寫信來了。信中提及天津中興公司的林宗華已到香港，他告訴修廣翰有關林宗華的地址，要他去聯絡。修廣翰去找林宗華，正值林宗華外出做工。林宗華逃出來時，身無分文，就到飛機場找到一

個打石工，在飛機場打四尺長二尺寬的水泥地坑，以便來颱風時將飛機鎖上。這個工作是很苦的，工作的人，做得兩手的虎口都裂開，賺的錢很少，還得跟工頭二、八分賬。工頭要抽去十分之二的錢。當時修廣翰留了一張條子，留下自己的住址。林宗華回來看到那字條，知道修廣翰來了，第二天就不去做工，來找修廣翰。修廣翰一看到他那狼狽相，眼淚都掉出來了。修廣翰便對他說道：「你就別去做工了。搬過來和我們一起住，慢慢想辦法罷！」

林宗華道：「那很好。我也沒有什麼行李，就只有這一身。」

修廣翰問起他的情形，他就把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修廣翰：

原來天津淪陷後共產黨就開始抓人。林宗華知道遲早不免，就設法逃出來。他想到南昌去找修廣翰，誰知道了南昌，三義商店的招牌雖在，坐在店裏的人却既不是修廣翰，也不是修太太，是一個陌生的女人（後來知道是史太太）。他就知道出事了。他在子固路徘徊又徘徊，不見有人去三義商店去買東西，那冷落的場面，內情不問可知。知道不能再指望修廣翰來幫忙，只好一人逃到香港……

陳鑄、修廣翰、林宗華三人在一起住了五天，陳鑄的太太就逃到了香港。她因怕洩漏消息，連修太太和史太太都沒有告訴。修廣翰問及店裏的事，陳太太道：「大家都很悲傷，現在是逃出一個算一個。」

這一間小屋，只有一張小床，住三個大男人

已經够擠，如今又來了個女的，當然住不下了。修廣翰就去和那舞女商量：讓他和林宗華租她的樓梯走廊。那樓梯走廊大約二尺半寬，算月租兩元半港幣一月，睡樓梯走廊最大的麻煩是：平常白天想睡一下都不能。而最苦惱的是：那姐妹倆上廁所必須去樓下，走廊上睡了人，不能通過，修、林兩人就得站起來讓她們過路，並且等她們回來後再躺下睡覺。

林宗華原是齊齊哈爾的工作同志，他和修廣翰處得很好，後來在天津又合開中興公司。這時他見陳鑄的太太逃出來了，便對修廣翰道：「老婆一個人是不會出來的。他不認識字，又不認識路，還有孩子，她怎能走得來？不如我去接她。」

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現在香港已經關閉，你好不容易逃出來了，怎能再自投羅網？去冒那個險？」

「不要緊的。在江西沒有一個人認得我，我去幫你接來，不成問題。你若不叫我去接，就是居心不良，不要你太太了。你對太太孩子能寡情，對朋友又會好到那裏去？」林宗華見修廣翰不允，就故意用話激他。

「你既是堅持要去，你就去吧！可是你得罪小

潛回南昌接修太太

於是，修廣翰即變賣美鈔，籌備林宗華及太太孩子們的旅費。但是，由香港回大陸是自由的。大陸回香港就不容易，所以修廣翰又給林宗華

找一個小店監應商店打一張條子，說他是該店店員，到廣州辦事。店主姓梁，後來被香港政府抄查收押，之後又放出來。

辦好一切手續，修廣翰對林宗華道：「你到南昌，不能去店裏，也不能去家裏。到店裏家裏去找她都有麻煩。我兩個小女兒正容，正閏，都在滕王閣小學讀書，你就在滕王閣小學附近等，找正容回家告訴媽媽在約定地點見面。」

「別擔心，我做地下工作這麼多年，這點事還不會做！」

林宗華別了修廣翰，到了南昌，一早就在滕王閣小學附近等正容。一見到他們姐妹倆來上學，就把正容拉過一邊低聲道：「你爸叫我來接你們去香港，我現在在這個小飯館吃飯，你回去叫你媽媽假裝出來買菜，到小飯館來會我。」

正容已經很懂事，聽了林宗華的話，立即跑回家：「媽，你來，我跟你講話。」

「你去上學，跑回來幹嗎？」修太太見她不去上學，禁不住罵她。

「我有事，我要跟你講。」

「什麼事，大驚小怪的！」

因為修太太是重聽，所以正容跑到修太太跟前，貼近她的耳朵說道：「林叔來了。」

修太太一聽「林叔來了」心都要跳出來了。

這麼多時，她一個人在掙扎，如今好不容易有個熟朋友來了，就像老佛爺駕臨，得了救星。儘管她想著林宗華是從天津來，總是可以有個人商量逃走的問題了。便急急問道：「他在那裏？」

正容便把一切告訴她母親。於是修太太就挽

着一隻菜籃，提着一個油瓶出來。在小飯館會見林宗華。

「墨齋叫我來接你，你趕快回去收拾，明天午間我仍在這裏等你的回話，我便好去買票。晚上八點鐘有車去廣州，我們搭這一班車，比較方便。」

「那兩個大的不能帶了。他們都離開家了。」

修太太道。

「那你就別告訴他們。告訴他們，萬一他們去報告出賣我們就不得了，那兩個小的，你也別告訴她們太多，免得洩漏。」

修太太一點首，告辭出來，對正容道：「今天你們去上學，明天就不用去了。」

正容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不用多問。」

誰知修太太回家後，忽然間覺得像要小便，她住在樓上，下樓小便已來不及，連忙把房門扣上，拿一隻痰桶坐上只聽得譁譁出來的全是血漿血塊，她就這麼昏迷過去了。等她醒來時，那一股求生的意志告訴她：她必須把門打開，才會有人發現來救她。至少孩子中午回來吃飯可以看到她。她即勉強自己站起來把門扣打開。剛打開門，她就倒下去又昏迷過去了。這一回，痰桶也倒翻了，滿地滿身都是血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約
本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
○，即可收到書刊。